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爱尔兰神秘主义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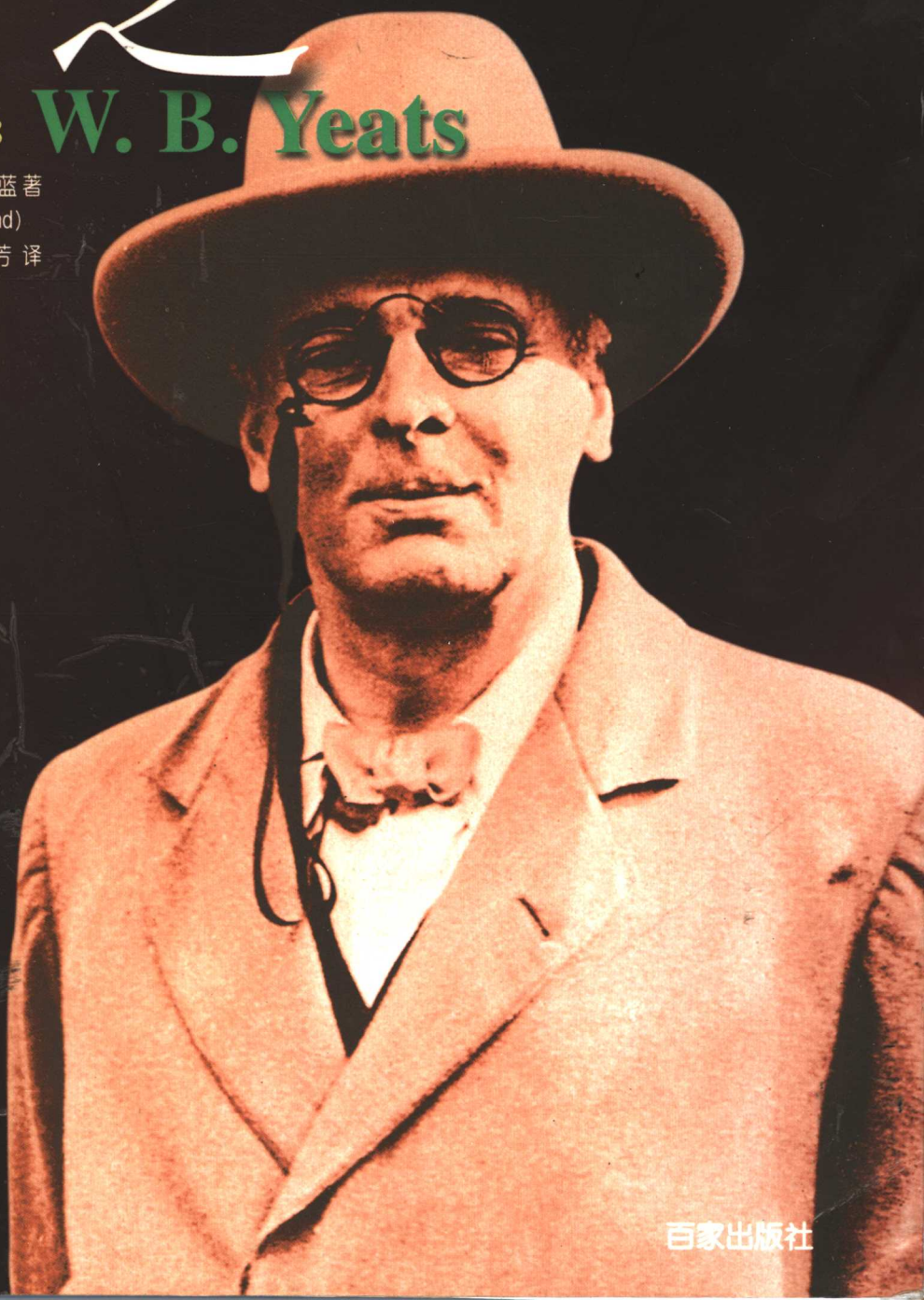
# 叶芝

百家文学之旅 8 **W. B. Yeats**

连摩尔与伯蓝 著

(M.M.Liammóir & E.Boland)

刘蕴芳 译



百家出版社

百家文学之旅 8

叶芝

W.B. Yeats

连摩尔与伯蓝 (M.M.Liammóir & E.Boland) © 著

刘蕴芳© 译

谢天振© 导读

# 叶芝

W.B. Yeats

作者 连摩尔与伯蓝(M.M. Liamsóir & E. Boland)

译者 刘蘊芳

出品人 顾林凡

责任编辑 姜逸青

特约编辑 顾传菁

策划 罗盘工作室

监制 李江南

封面设计 林翠兰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60×980 1/16

印张 9.5

版次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3-138-7/K · 10

定价 28.00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9-2002-06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译文由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Chinese Copyright © 2004 by Bai J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推荐导读

对爱尔兰著名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一八六五～一九三九）的名字，中国读者也许说不上很熟悉，但也不会太陌生。作为欧美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叶芝的作品在中国很早就已经有所翻译和介绍。一九二一年，还在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当时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杂志就已经发表了叶芝（早年译作“夏芝”）诗歌的译作和介绍文章。一九二三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更引起了中国文坛对他的注目。该年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二号立即刊登了郑振铎撰写的《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同年，《文学》第九七、九九、一〇四、一〇五期更是先后发表了西谛（即郑振铎）的《得一九二三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仲云的《夏芝和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叶芝的译诗《恋爱的悲哀》（仲云译）和《老妈妈的歌》（赵景深译）；《诗》第二卷第二号则发表了王统照翻译的《夏芝的诗》。之后，一直到三四十年代，其他刊物，如《文艺月刊》、《青年界》、《现代》、《西洋文学》等杂志也都先后刊发过“夏芝诗抄”等叶芝诗歌的译作，甚至还推出了“叶芝特辑”。著名学者、翻译家朱光潜、杨宪益等人都翻译过叶芝的诗。叶芝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所受到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对叶芝的译介很少。整个五六十年代仅翻译出版了他的一本《爱尔兰民间故事》，而对他的诗歌则几乎没有译介。新时期开始后，我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了比较全面、客观、历史的把握，一大批西方现代派作家作品也开始重新得到译介。叶芝作为二十世纪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先河者，自然也再度引起了中国文坛对他的译介热情。这一时期，光翻译出版的叶芝作品的单行本就有：《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袁小龙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一九九二年再版），叶芝诗歌选集《丽达与天鹅》（袁小龙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叶芝抒情诗全集》（傅浩译，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四），《叶芝文集》（王家新编选，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六）。此外，还出版了叶芝的散文集《幻象：生命的阐释》（西蒙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〇）、《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赵春梅、汪世彬译，上海三联，一九九七）等。

然而，尽管如以上所述，自新时期以来，我们对叶芝的作品翻译、

介绍有相当的数量，但对叶芝本人、尤其是对他的生平传记，除了在有关文学史里不多的寥寥数笔外，其余似乏善可陈了。因此，“百家文学之旅”丛书的编者把“叶芝画传”作为其选题之一并作为率先出版的一种，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叶芝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且不说他是爱尔兰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光是他于一八九九年问世的那部诗集《芦苇风》，就足以确立他在世界文坛上不朽的地位了——有批评家指出，就像一百多年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一样，叶芝的这部诗集标志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难怪著名美国诗人爱略特称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但是，欧美文学史的编写者通常更多注重叶芝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或是他在诗歌理论上的探索，评论他如何反复使用成套的主导意象，使短小、次要、互不相关的作品联成一体，形成一个更大的体系，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史诗的性质”。间或也提到，由于叶芝对政治的幻灭、爱情的失意和系身于剧院事务，他的诗风开始发生变化。然而，具体为何对政治感到幻灭、如何在爱情上感到失意等，却往往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就未免令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感到不满足，甚至感到枯燥。其实，无论是叶芝的生平经历还是他的创作活动，都极其丰富有趣，同时还有不少吸引人的故事。眼前的这本《叶芝》正是从诗人的生平经历入手，配以一百四十余幅极其珍贵的图画和照片，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光彩照人、感情丰富的欧美现代主义大诗人的形象，还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想像、充满激情、充满意象的叶芝的诗的世界。

叶芝一八六五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祖上有好几代人都一直担任神职。但诗人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却不愿继承祖先的衣钵，他先是做了一名律师，可是他对艺术更有感情，所以不久便弃法从艺，成了一名职业人像画家。叶芝三岁时举家迁往伦敦，就是因为父亲为了更好地学习绘画。父亲对艺术的这种执着追求，对童年的叶芝日后走上文学艺术之路恐怕不无影响。

母亲苏珊·叶芝读书不多，但她从其父经营的航运公司里的领港员和船员那里听来的鬼故事，以及诗人十五岁时家里的一位熟知各种乡间神秘传闻的女仆，对助长少年叶芝对爱尔兰的民间故事和日后对神秘主义的兴趣，显然也都有一定的关系。诗人的第一部散文集中“乡村鬼怪”(Village Ghosts)一章收录的就全是这位女仆讲述的乡村传奇。对叶芝影

响更大的是他的富有个性的外祖父和外祖父的故乡斯莱戈 (Sligo)。外祖父是叶芝终生的回忆，而斯莱戈美丽的田园景色和风土人情则令叶芝和他的妹妹一生都为之魂牵梦依，叶芝后来为之奉献出不少优美的诗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叶芝对爱尔兰深厚的感情正是从斯莱戈开始的。

一个人的成长，不光与他的家庭和亲人有关，更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所交往的各种人士有关。本书由此展开了一幅幅更为色彩斑斓的诗人叶芝的成长图。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叶芝如何首次遇见了他的精神上的导师、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袖约翰·欧李尔利(John O'Leary)。叶芝日后写道：“从欧李尔利的谈话以及他借我的或送我的爱尔兰书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业”。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聚集和活动于叶芝周围的一批文化名人，其中有中国读者熟悉的萧伯纳 (Bernard Shaw)、王尔德 (Oscar Wilde)，更有活跃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坛的骚人墨客：感情细腻的英格兰抒情诗人厄尼斯特·道森 (Ernest Dowson)，才华横溢的苏格兰诗人约翰·戴维森 (John Davidson) 以及由叶芝发起成立的诗人会社里的形形色色的成员——本书收录的一幅由马克斯·比尔朋爵士 (Sir Max Beerbohm) 画的《九十年代的名人》讽刺画定能使读者忍俊不禁、为之莞尔。

在这里，你更可以看到曾经深深影响了叶芝感情和创作的几位女性，如那位杰出的女演员兼诗歌朗诵家芙罗伦斯·法尔 (Florence Farr) 还有，那位在叶芝未出版的自传中被称作“黛安娜·维依”(Diana Vernon) 的美丽的深肤色的女子，而尤其是他的初恋情人——美貌、激进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革命者毛德·冈 (Maud Gonne)。本书相当生动具体地描写了毛德·冈如何以“她的美丽、高挑及优雅、白皙而发光的肌肤，一头赭金色的头发、神秘愤怒的金色明眸、一口朱唇，以及她对政治自由的热情”，迷惑了叶芝，并从他们相遇的一刻起，改变了叶芝的一生。事实上，不仅是叶芝的政治立场、民族主义情感，还有他的不少诗歌创作，都与毛德·冈有着极其密切和微妙的联系。书中收入的几幅毛德·冈的肖像和相片，不仅能使读者亲眼目睹毛德·冈的迷人的芳容，更使读者对叶芝的诗句“时间只会令她的美历久弥新/因为她的雍容高贵/在她四周骚动的火，当她骚动，/只会烧得清澈。”有了深切的感性的体验。

在叶芝的生活和创作中，还有一位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这位女性，叶芝的戏剧创作和活动是否还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

恐怕是大可置疑的。这位女性就是格雷戈里夫人 (Lady Gregory)。正是格雷戈里夫人的资助和筹款，才使得叶芝能够顺利地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成立爱尔兰戏剧社，叶芝才能写出一部又一部的戏剧作品并把它们搬上舞台。叶芝也曾经非常明白地承认格雷戈里夫人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把她比作“既是我的母亲、朋友，也是姐妹和兄弟”。他在日记中更是明确地提到，“没有她的坚定和照顾，我怀疑我此生会有多少作为”。叶芝在格雷戈里夫人的庄园里度过了三十个以上的夏天，还有不少冬天。两人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朋友间的交往，本书对叶芝的政治活动、创作活动也都有非常详细和生动的描述。但本书作为一部诗人的生平传记，而不是他的创作评传，因此本书更多的是对传主的生平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而较少对作品进行主观的评判，更多的是展示传主的活动和事件，而较少对作品进行学术层面的分析。这样做的结果是，简洁明快、娓娓有趣的文字，加上珍贵、直观的图画相片，使读者非常轻松地完成了对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现代派诗人叶芝一生的“浏览”。

当然，本书作者在描述叶芝生平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叶芝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因此，叶芝的重要诗篇被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在这本书的始终。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到叶芝的一些重要诗作和剧作，如《芦苇风》、《塔楼》、《凯丝琳女伯爵》等的创作背景，同时几乎可以在每一页上欣赏到叶芝生平各时期所写下的许多优美诗篇。作者为书中的有关图画和相片精心选配的叶芝的诗，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所引的所有的叶芝的诗，均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现。这样，读者不仅可欣赏经过译者再创造后曲传其妙的译诗，懂英文的读者更可直接品味叶芝的原作、徜徉于叶芝创造的文学世界中。

谢天振于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



# 目 录

|             |    |
|-------------|----|
| 推荐导读        | I  |
| 历代祖先        | 1  |
| 叶芝之母        | 4  |
| 叶芝之父        | 5  |
| 都柏林及伦敦的童年   | 8  |
| 斯莱果         | 8  |
| 在翰墨史密斯的求学时代 | 12 |
| 贝德福公园       | 13 |
| 皓斯          | 14 |
| 都柏林的艺术学校    | 16 |
| AE (乔治·拉塞尔) | 16 |
| 诗作首次印行      | 19 |
| 凯丝琳·泰楠      | 21 |
| 放弃艺术追求文学    | 25 |
| 乌辛之浪迹       | 27 |
| 早年之诗风       | 27 |
| 昂德·冈昂       | 32 |
| 诗人会社        | 36 |
| 《凯丝琳女伯爵》    | 41 |
| 《黄书》与《萨伏伊》  | 45 |
| 《芦苇风》       | 48 |
| 渥本建筑        | 50 |
| 芙罗伦斯·法尔     | 53 |
| 爱德华·马汀      | 54 |
| 格雷戈里夫人      | 58 |
| “爱尔兰文学剧场”滥觞 | 59 |
| 爱尔兰文学剧场首演   | 60 |
| A.E.何妮曼小姐   | 63 |

|                  |     |
|------------------|-----|
| 艾比剧场·····        | 66  |
| 约翰·米林顿·辛格·····   | 69  |
| 叶芝对爱尔兰剧场之失望····· | 75  |
| 何妮曼小姐撤回赞助·····   | 77  |
| 叶芝的诗风转变·····     | 79  |
|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起义·····  | 80  |
| 玛姬维兹女伯爵·····     | 80  |
| 政治与叶芝的诗·····     | 85  |
| 婚姻大事·····        | 87  |
| 灞列力塔·····        | 88  |
| 首次美国巡回演讲·····    | 90  |
| 进入爱尔兰参议院·····    | 92  |
| 诺贝尔奖·····        | 95  |
| 搬到拉帕罗调养身体·····   | 96  |
| 《塔楼》·····        | 96  |
| 参议院的任期届满·····    | 98  |
| 格雷戈里夫人之死·····    | 101 |
| 河峪·····          | 102 |
| 《最后诗作》·····      | 106 |
| 对祖先的兴趣·····      | 109 |
| 最后作品的风格·····     | 109 |
| 叶芝的影响·····       | 114 |
| 健康恶化·····        | 114 |
| 玛约卡岛·····        | 116 |
| 辞世·····          | 118 |
| 叶芝的个性·····       | 120 |
| 典故注释·····        | 125 |
| 叶芝年表·····        | 127 |
| 图片说明·····        | 130 |
| 索引·····          | 137 |
| 参考书目·····        | 14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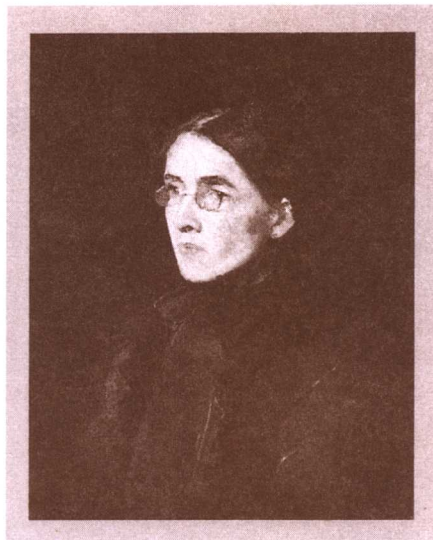
斯莱果郡壮姆克利福的教堂及墓园。

## 历代祖先

公元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三日，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出生于都柏林的一个滨海郊区——山迪蒙(Sandymount)。根据他的自述，祖先们都是个性鲜明之士，然在政治理念上却互有冲突。其中有位祖先在纷扰的十七世纪末，救了国家英雄派翠克·沙斯菲尔(Patrick Sarsfield)一命；相隔近一百年后，另一位祖先却和爱尔兰自治政府头号大敌瑟尔少校(Major Sirr)相交甚笃。瑟尔于一八〇三年逮捕反叛军领袖罗伯·恩梅(Robert Emmet)，并坚决主张判处他死刑。但是，叶芝的曾祖父却大力支持恩梅，对于年轻的恩梅就要在绞刑台上断送生命深感悲哀。

叶芝的父亲是外地来的商人，其中一位约翰·叶芝(John Yeats)是爱尔兰教会的牧师，一八〇五年被派任到斯莱果郡(Sligo County)的壮姆克利福(Drumcliff)。诗人叶芝的家族与斯莱果郡之深厚渊源就肇端于此。约翰·叶芝的形象影响了诗人日后选择自己的葬身之地，因为他在晚年的一首诗中呼喊著：

寸草不生的班磅礴下  
*Under bare Ben Bulbin's head*  
 壮姆克利福的教会墓地里叶芝长眠。  
*In Drumcliff churchyard Yeats is laid.*  
 先祖曾是彼处牧师  
*An ancestor was rector there*  
 在久远以前。  
*Long years ago.*



(上)：诗人的母亲(娘家姓波雷克斯芬)，由约翰·巴特勒·叶芝所画。(左)诗人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自画像。

(对页)斯莱果。前面是诗人父母举行婚礼的圣约翰教堂。后面可见斯莱果山脉。





约翰·叶芝的长子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诗人的祖父)也担任神职,成为唐郡莫拉教区(the parish of Moira, County Down)的牧师;后来他与都柏林山迪蒙的珍·柯尔贝(Jane Corbet)结婚后,则转任至同一郡的突利西教区(the parish of Tullylish)。一八五三年,他的长子约翰·巴特勒·叶芝(John Bulter Yeats)与斯莱果的苏珊·波雷克斯芬(Susan Pollexfen)在斯莱果的圣约翰教堂成婚,叶芝一家与斯莱果郡的渊源遂更加深厚。

事实上,诗人的母系——即经营船运公司的波雷克斯芬与米道顿两家人,更激发了诗人儿时的想像力。一八三三年,威廉·波雷克斯芬(William Pollexfen),一位阔绰的船主,亦即诗人的外祖父——驾着他的“乘风破浪号”(The Dasher)驶进斯莱果,迎娶他丧偶表哥的女儿伊莉莎白·米道顿(Elizabeth Middleton)。米道顿家族也是船主,日后威廉加入他们的船运公司,公司因此更名为波雷克斯芬。威廉·波雷克斯芬一定是位深具个性之人,因为他的外孙终其一生都受他影响。叶





杰克·叶芝小时候，约翰·巴特勒·叶芝所画。

芝曾经告诉我们，“每当我读到《李尔王》，他的形象就会跃入眼前，我常揣想我对自己剧中及诗中激情男女的喜爱，是否正源自于对他的回忆。”

波雷克斯芬一家人才华横溢，而且能言善道。J.B.叶芝告诉我们，叶芝家族某一人——他并没有指明是谁——能说出“惟一使我神往的颂辞：我们空有理念而无热情。但是与波雷克斯芬结为亲家后，我们就能舌灿莲花。”波雷克斯芬一家都长得很俊美，苏珊留着一头乌黑秀发，椭圆形的脸蛋上两只大眼睛，被誉为“斯莱果最美丽的女人”。她实在是一位可人儿，日后将成为一位杰出人像画家之妻，也是威利及杰克(Willie and Jack Butler Yeats)之母——威利是爱尔兰最伟大的现代诗人，杰克则是当代最著名的爱尔兰艺术家。叶芝家还有一个儿子罗伯(Robert，于孩童期早夭)以及两位女儿：被亲朋好友称为莉莉(Lily)的苏珊(Susan Yeats)，以及总是被人叫做拉莉(Lolly)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Yeats)。身为审美家的女儿及妹妹，这两个小名的不雅实在出人意外，和她们日后长成的端庄模样也极不相称。

### 叶芝之母

就我们所知，他们的母亲苏珊·叶芝(Susan Yeats)没有读过多少书，对于绘画也毫无兴趣。她一生中从未看过展览，甚至连自己丈夫的画展也没看过，也从未造访他的画室一睹他的作画进展。但是在他们恋爱期间她曾经写给未



约翰·波音特爵士。

婚夫精彩绝伦的情书，描写她对于斯莱果海湾风起云涌景色的喜爱，告诉他关于她从罗瑟斯岬(Rosses Point)的领港员和出海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以及仆人在火炉边压低声音谈论的鬼故事。

## 叶芝之父

我们可以从这些信中看出一些特质和品味——特别是对无形世界的神往——是由叶芝夫人，而非她的丈夫，传给她的长子。约翰·巴特勒·叶芝虽然身为爱尔兰教会牧师的儿孙，对于有形世界之外的一切却兴趣缺少。虽然一开始家人示意他进入教会服务，他却成为一位律师；等到他结婚之后，却又弃法从艺，成为一位职业画家。他也许会把长子对于超自然世界及神秘学说和现象的着迷视为一种诗人的禀赋，但是他自己对这些主题却毫无兴趣。约翰·叶芝此举极有可能是反抗宗教上严格信奉正统的家族传统；他性情温暖且个性平易近人——与长子的沉思内敛正好相反——他生来具有愉悦的人生观，几乎毫无理财观念。只要有有趣的人像可画、有书可读、有人可谈、有东西可吃，对于有形及无形世界之间那层面纱之后的事物秩序，又何必大费周章？对他而言，有形世界已经够美好了，对一位描绘世间男女的画家显得既正当又自然。生活一片美好，在他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少阶段，周围的友人可能都抱持类似的人生观。他决定往绘画生涯发展之后，就于一八六八年偕同家人从都柏林搬到伦敦，进入黑瑟雷艺术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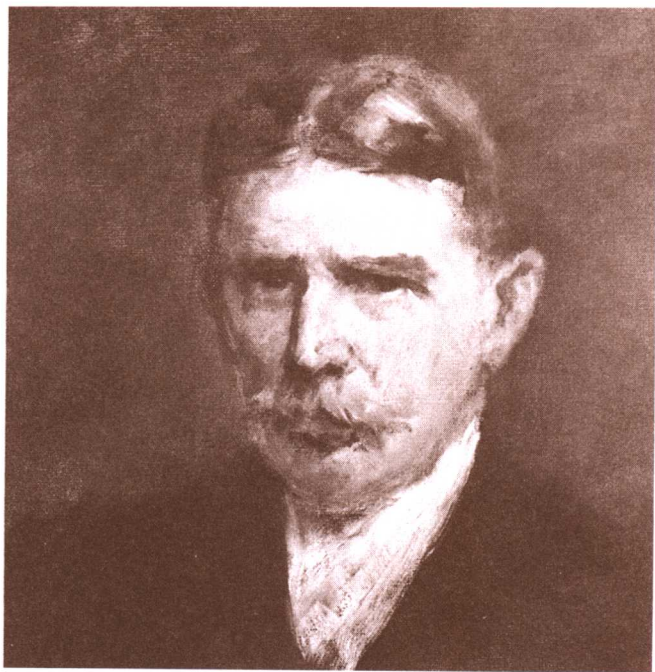
(Heatherley's Art School)就读，之后则在学院学校(Academy Schools)师从约翰·波音特爵士(Sir John Poynter)。虽然他深具才华和气质，却没有迎合大众时尚的本领，因为他所画的既非“问题画”，也不是美化名媛绅士的肖像。此外，如我们所知，他也极度缺乏商业头脑。因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何这家人非有钱人家。

然而，就如斯莱果某位理发师强尼·麦谷克曾经评道，“叶芝家总是很体面”，这一句话深受威利珍视，因为他生来就喜欢体面、秩序，以及“适度之道”。我们无法想像他在杂活工人间一派安然自得，如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或是混迹于灯红酒绿之中，如土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因此，

(对页)一九〇七年的叶芝，由奥古斯特斯·约翰(Augustus John)所制作。虽然这幅蚀刻版画是诗人后来所作，但对照下面占星术的描写却特别有意思。

(右)乔治·波雷克斯芬，约翰·巴特勒·叶芝所画。

那时我想起老乔治·波雷克斯芬，  
*And then I think of old George Pollexfen,*  
精壮年少时梅欧郡人人皆知  
*In muscular youth well known to Mayo men*  
赛马场内场外骑术精湛。  
*For horsemanship at meets or at racecourses.*



一八九〇年代他住在伦敦时，密友除了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既非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或法兰西斯·汤姆森(Francis Thompson)，也不是其他放荡不羁之士，而是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一位个性安静、富学者气质且改信罗马天主教的诗人。尔后，当约翰逊也开始酗酒时，叶芝亦逐渐离他而去。

当我们思及诗人毕生对占星学的信仰，回想他的舅舅乔治·波雷克斯芬(George Pollexfen)曾为他从友人处索取一幅星宫图，是一桩有趣的因缘。这位友人不但对这门古老艺术知之甚详，也从来没有见过年轻的叶芝，显然对他亦一无所知。在这幅星宫图中，土星似乎上升，水星与上升星座相差三个星座，土星及天王星与月亮相差三个星座，木星则与月亮相差六个星座。此人命宫的特质描述如下：

枯燥而冷漠，肤色黝黑，黑发，黑眼……鼻翼不丰满，往嘴唇上方弯曲，鼻孔收缩，下巴长而大……头颅稍向前倾……内敛，耐心，充满想像力，忧郁；在辩论与争辩时非常严肃认真……喜爱一切诚实不虚的科学，喜欢探究奇学异事……很容易有灵视及做梦。

这段描述着实点出叶芝的长相及特征，除了“喜爱一切诚实不虚的科学”之外；因为诗人对那些通称为“诚实不虚”的科学，其厌弃程度就与他的抒情才华